



中華全國圖書出版總公司
 新華書店分店出版

M6
D64
8

目 錄

- 一、農村革命
- 二、好得很？糟得很？
- 三、必須展開尖銳的思想鬥爭直到他心悅誠服
- 四、熱烈開展四查運動
- 五、進一步改造立場和作風
- 六、澈底清算右傾思想
- 七、土改中改造幹部
- 八、放手讓羣衆審查幹部
- 九、地主階級是不是屬於愛國民主統一戰線
- 十、地主富農右傾思想種種
- 十一、永遠斬斷地主尾巴



3 1796 7840 8

農村革命

——摘自毛澤東同志的：湖南農民考察報告——

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

農民有了組織，便行動起來。他們主要攻擊的目標，爲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思想制度，城裏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他們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紳士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扯皮的小事，都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的人在會場裏放個屁也是靈的。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停止了他們的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裏向農會投降。

「我出十塊錢，請你們准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說。

「噫！誰要你的臭錢！」農民的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農及至中農，從前反對農會的，此刻求入農會不可得。我到各處，常常遇到這種人，這樣向我求情：「請省裏來的委員作保！」



(寧)

前清地方造了冊，有正冊、另冊三種，好人入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嚇那些從前反農會的人：「把他們入另冊。」

那些人怕入另冊，便想方設法不入農會，一心要想把他的名字上進那農會的冊子去才放心。農會往往嚴厲拒絕，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吊胆的過日子，握在農會的門外，好像無家可歸的樣子，鄉裏話叫做「打零」一總之，四個月前被一般入看不起的所謂「農民會」，現在却變成頂榮耀的東西。從前拜倒在紳士下的人，現在都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無論什麼人，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與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

糟得很與好得很

農民在鄉裏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甜夢。鄉裏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就立刻跟着大講。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罷，受了那斑滿城風雨的「糟得很」派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情狀，也居然氣鼓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麼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實在呢？如前頭所說，乃廣大的農民羣衆，起來完成他們歷史的使命，乃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這個打翻封建勢力，乃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都做到了。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乃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走「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麼「糟」，完全不是什麼「糟得很」。論功行賞，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績作十分，則市民及軍事的功績只佔三分，農民在鄉村革命的功績與

佔七分。「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同志，都不應該跟着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羣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運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一個變動，乃革命完成的重要原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是反革命。

「過分」的問題

又有一般人說：「農會需要辦，但現在農民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了」，這是中派的議論。實際怎樣呢？的確的；農民在鄉裏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造出「有土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土豪，穿長褂子的也叫他劣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若是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家裏，一羣人滾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如少奶奶的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爲所欲爲，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般人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藉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爲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睜，全然沒有錯的。誰個不劣，誰個不劣，誰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

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所以唐孟齋先生也說：「農民在鄉下捉土豪劣紳，十個有九個是對的。」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森「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權力的暴烈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農民羣衆，形成這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農村中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大權力，必須不准人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所有一切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實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間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這一派的議論，表面與前一派不同，但實質與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依然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阻礙農民運動的興起，其結果破壞了革命，我們不能不堅決的反對。

好得很？ 糟得很？

編者按：七月卅一日中共中央華東局黨報——大衆日報，登載了該報編輯部答宋蘭軒同志的一封信。這個信對那些非無產階級出身的幹部，在土地複查新方針下，認爲農民的鬥爭過火、可憐地主，以至懷疑土複新方針的人以有力的教育。特將原文發表，來幫助各地「四查」運動的開展。

蘭軒同志：

七月八日的來信已收到：你在隨軍行動中仍能隨時進行調查，關心黨的土地政策的具體實施，並將自己的意見提出研究，並且及時向黨的負責同志反映，這種態度是好的。我們願就你信中所涉及的幾個主要問題，本共同研究與磋商的精神，提出我們的意見；因爲，我們考慮到這幾個問題都是有關黨的土改政策的基本問題，不懂你需要了解，可能還有其他許多同志也需要了解，故特將覆信公開發表，藉以集思廣益，展開研究；這對於幫助我們大家認識黨的政策是有好處的。

茲將我們的意見分述如後。

一切交給農民處理

黨在實施土改複查政策中所採取的路線，是澈底的羣衆路線，如果引用沂北縣長安區前後蕭町、李家峪等村村幹對你說的話，就是「一切交給農民處理」。你在信中表示是同意這個原則的

。但你又懷疑道：「所謂一切交羣衆是對的，但主要是靠我們地方幹部掌握原則，他們說政府沒有原則指示，我們不知是否真的這樣？」殊不知「一切交羣衆」、「一切交農民處理」，就是目前政府最明確的原則指示，就是政府堅決爲農民撐腰，堅決批准農民的正義要求與行動，懲辦那些反抗農民運動的惡霸地主壞蛋份子，保障農民翻身的徹底勝利，至於複查中的若干具體問題，例如地主土地、房屋、傢具、浮財應如何處理等等，則都應由農民民主解決；即使今後爲了使運動更加開展，有必要公佈一定法令，其目的也只是爲了對農民運動更有利，而決不是用來束縛農民的革命行動；如果有百分之九十的農民不同意那個法令，則農民完全有權可以修改它。

自然，所謂百分之九十的農民，是指以僱貧農爲核心、團結全體中農而言，也就是說，要堅決滿足僱貧農的土地要求，又要堅決不侵犯中農利益，真正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自動自覺的行動起來，而不是幹部衝鋒、少數積極份子突出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包辦代替。應當指出這種包辦代替的現象，在許多地方還嚴重存在，而凡是犯了這條毛病的，都不可能真正發動全體農民，不可能消滅地主的全部防空洞；所以我們今天對實際運動所最應關心的問題，決不是懷疑「一切交農民處理」的路線對不對的問題，而是「是否真正做到了一切交給農民處理」；如果真正的做到了徹底的交農民處理，那末，可以肯定的說，處理得一定對，一定好。

是否平等？

但引起你對「一切交農民處理」這個路線的懷疑的，倒不是「一切交農民處理」這幾個不痛不癢的方塊字，而是你在沂北縣所看到聽到的一連串的活生生的具體事實。你在信上爲一個姓李的地主叫屈，他被農民牽去遊街了，你認爲這是「侮辱」；另一個姓武的地主，他被農民清算後「房子本有二十八間，現留給三間，但全部都是以前的廚房間，大部份是漏雨的」；浮財「只留

給桌子一張、箱子一個、櫃子一隻、四個碗、幾個破舊盆子，和幾件無關緊要的爛零物……」尤其使你想不通的是那些「民兵憑高興，經常去搜搜翻翻的、連床底下也得翻到……」。因此你說「我覺得地主犯了什麼罪，便按法律去處理他好了；不須要這樣去侮辱人家，不給人家自由；留給的房子也好住，傢具也應該給人家够用，一點衣服等無關重要的，也不一定非要拿走，就是拿光也可以，但不要憑高興今天也去搜一下，明天也去翻一下，弄得人家心神不安……」。特別是對於地主階級政治上人格上的鬥爭，最引起你的不滿：你認為這就是「壓迫」，是農民「壓迫」地主，是「不平等」，「解放窮人不是壓迫地主」！

好了，我們且就事論事，在假定你所列舉的這些事實都是真實的前提下，來研究一下這些事實本身到底有否「平等」吧！

物歸原主

首先我們應弄清楚，地主的一切財產是那裏來的？很顯然是由勞動者（工農）創造出來的（人類今天的一切物質文明都是由勞動者辛苦創造的）。地主財富形成的過程，只是剝削農民血汗，霸佔農民財富的過程，這個最普遍的真理，你到任何一個村莊，研究任何一個地主的歷史，都會得到證實的。而且是現代任何一個稍具科學態度的人都一致承認的。

正因此，所以每個地主的全部財產，從土地、房屋、傢具、浮財，以至地下埋的、床底下藏的，在農民要求澈底消滅封建勢力的今天，都應受到清算，全部交給農民處理，這才是最合理的「物歸原主」。但許多封建地主却頑強抵抗這種合理的清算，用一切方法企圖繼續霸佔剝削、掠奪的果實，不肯「物歸原主」，甚至把財物藏起來，因此民兵就一定要去搜；雖然這會使地主「心神不安」，但在祖祖代代的牛馬血汗生活教訓下，農民是決不像某些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那樣

「人道」或「天真」了，他們一定要「搜」，「搜」之不足還要「掘」，結果許多地方竟從地下家裏、院裏、床下、以至地底下，「搜」出和「掘」出了大批財富，其中包括金、銀、衣服，甚至還有已經霉得發臭了的糧食！大家試想想吧：地主的「根」已經在地底下深深地埋藏了，不「搜」不「掘」怎麼會澈底呢？難道還能依靠地主「自覺」嗎？他是甯可把糧食埋在地下發爛也決不去「救濟」一下嗷嗷待哺的窮人的！滄北五連總余家溝一個名叫余瑞彬的地主，平常裝窮竟裝到「穿破衣、吃粗糧」，裝得連和他天天住在一個莊上的村幹部都信以為真，今年繳公糧時還大慈大悲地允許他應交的五十斤公糧，「免」了；你看他裝得多麼逼真！但莊上貧僱農都不信這一套，在這次複查中，竟在這個「窮得可憐」的地主家裏，「搜」出、「掘」出了銀元一千二百〇八個、銅元一百九十八斤、麥子二百廿斤……另外還有大批布疋、糧食、衣服等等，加上他的土地房屋，竟比該莊廿戶中農的總家業還大！一切真心相信地主「窮」、受不了地主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哀求就軟了心，以至就心地主「心神不定」，主張農民不必「高興就去搜」的同志，都應當從這個「窮地主」余瑞彬身上得到有益的教訓吧！

寬大得很

第二、但是不是就要在遺物歸原主以後，不讓地主生活了呢？不是。農民不是兇暴的地主階級，農民是寬大得很的。他們往往在澈底清算了地主之後，又重新賜予一定的土地房屋及用具，像你信中所列舉的那些地主，就都被農民留了地、留了房子、留了一定的用具。農民這樣做了，真是仁至義盡。每一個還多少有點人性的地主，都應從此深感農民的無上恩澤，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好好勞動，改造腦筋，這樣在長期改造之後，還可以不失為一個新社會的好公民，地主中認識到這個真理而覺悟而獲得改造的，固然不少；但許多地主在受了農民這樣重恩之後，却不儘

不感恩圖報，反而懷恨在心，有的甚至陰謀投敵暴動，屠殺農民；真是階級本性太壞。像你信中說的那個姓武的地主，便是不甘心、不死心的一個；那個女地主不是說了嗎？「你們索性什麼總搬走吧！天天來搜呀！弄得心神不安！」「天呀！我前世走岔了道！」你看，她不僅毫不悔過自新，竟在怨天尤人了！她在心理上情緒上顯然是頑強地保持了地主立場，她完全忘了她全家大小，是喝了農民一輩子血長大的；對於這樣的「頑固」份子，農民理應重新加以嚴格管理，只有這樣或者還可以「感化」她。

至於這樣處理以後，「地主怎樣生活」呢？很顯然，必須依靠辛辛苦苦的勞動生活。靠封建剝削生活的日子在今後的新社會內是一去不復返了！上面說過，在複查清算中，正如你所說的對於地主生活的處理是「一切交給農民處理，羣衆高舉給地主留幾畝，便留給幾畝」；例如某些地主平時罪惡較小，或對革命多少有過貢獻（如抗屬、贊助過抗戰民主事業的人），在這次清算中，通過「農民自己處理」時，自然會得到農民恰當的寬赦，例如發給他相當的土地，他就可以從此又能堅決服從農民的命令，痛改前非，那末，好好勞動，從勞動中建立新家務。一般的地主，農民自然也會酌量情形，發給其一定數量的土地，即使少一點，也應老實吃苦，埋頭勞動，心眼變好，將來總會在農民幫助教育下得到改造，日子過好的。在這些問題上，農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誰個該多發、誰個該少發，對誰該狠、對誰該寬，農民們都有個譜，往往不會有多大偏差。農民這樣不計前非，按每個地主不同情況來酌予照顧，不正是真正合情合理的辦法嗎？農民並沒有完全以地主統治農民那樣的殘酷手段來對待地主，難道還不算寬大得很嗎？

門「威風」

第三、農民不僅清算了地主的土地和浮財，而且還清算了他的「威風」；不僅要門財產，而

且要鬥「威風」；因此有的地方農民就不客氣地把封建地主們稍稍「侮辱」了一下，農民這樣做對不對呢？「合理」不「合理」呢？我們認為是合理的。爲什麼呢？

一方面，是因爲地主階級不僅在經濟上欠着農民無窮的血汗債，理應以其全部財產來償還（事實上是不夠的），而且在政治上人格上也同樣欠着農民無窮的血債；從你信中可以看出，你是看過「福貴」、「白毛女」、「晴天」等等故事的，中國農民的血淚史，像那些故事上所反映出來的，真是太多了！有的比那些已反映出來的，還不知要悲慘到好幾倍！正如你說：「這些罪狀應該得到人民的懲罰，甚至應該千刀萬剮的！」今天農民就要起來堅決討還這些血債。但農民總是寬大的，他們並沒有「千刀萬剮」那些仇人，即使被他們處分較嚴的，也只是極少數的最壞的特務和封建惡霸份子，對於有些地主，他們只是鬥爭教訓一番，頂多稍稍「侮辱」一下而已。就你所舉的那些例子看：你既然知道了「過去封建地主壓迫窮人的事情，比這慘，比這悲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呢！」那麼，這還有什麼了不起呢！農民不是已經很寬大了嗎？還有什麼可以非議的呢？

另一方面，地主階級不僅在經濟上保有幾千年的優勢，藉以殘酷的剝削農民；而且在政治上人格上也同樣保持了絕對的統治，可以隨便姦人妻女、殺人父兄、奴役農民；地主階級正是通過這種殘酷的統治，建立了他們幾千年來的「威風」；這種「威風」如果不澈底掃光，他就不可能真正向農民低頭，然後再真和農民講「平等」。因此，在今天的農民運動中，就一定要允許農民不備鬥土地、鬥財產，而且同時也鬥「威風」、鬥「人格」，一定還把這些地主階級兇狠殘暴、卑鄙無恥的公開的祕密的全部醜惡都揭發出來，讓人家指着他滿面污穢的臉孔教訓他，甚至稍稍「侮辱」他，使他再也不可能死灰復燃，再也不可能農民的面前「吹鬍子瞪眼」地嚇唬人，或者偽

裝「仁義道德」、
「行善行好」、以至假「進步」、假「開明」等鬼臉來欺騙人，只有這樣，幾千年的農民封建統治才可能連根摧毀，新的自由、民主、平等、合理的社會制度才能建立起來，否則必然是不澈底的。

綜上所述，再看看你在信上所提出的若干非議，例如什麼「不應隨便侮辱人家」等等，顯然是完全沒有必要沒有根據的了。在這裏，我們却必須指出一個問題：我們有些知識份子同志，就往往在這些問題上歪了立場，犯了錯誤；農民鬥爭是粗線條的，既不「雅」又不「文」，甚至「野」的很，在某些知識份子同志看來，也許未免太「那個」吧；但在農民看來，却對得很，合理得很，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就是個階級的分野、是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人道主義、無原則的同情地主的觀點，與農民的革命觀點的分野。凡是犯了這些毛病的同志，都應當自覺地在這個偉大的農民運動中，以農民的思想感情為章本，來澈底改造一下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在這裏，我們還是來重溫一下毛主席的幾句話吧：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需要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農民羣衆，形成這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羣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的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大家看，這不是說得清清楚楚的麼？還有什麼可以懷疑的呢？

限制「自由」

第四、除了上述各點以外，對於農民在清算期間限制地主的自由，你也是不同意的；你又舉了姓武的地主姑娘爲例，村幹對這個姑娘說：「你如果到別莊去便槍斃你！」你問道：「連十幾歲的姑娘也不給自由，叫人家怎麼心服？怎麼轉變？用什麼理由使他轉變？」你甚至認爲這是「社會不平等」；「而今天事實是不平等了，叫人家從何而得到真理的感化，從何而想通，而來轉變呢？」

對於這個問題，和上述各點一樣，也存在着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像你那樣的想法，認爲「限制地主自由」就是「不平等」；另一種是農民的看法，他們却認爲這樣才是真正平等，爲什麼會有這樣兩個截然不同的看法呢？這也是由於階級立場決定了的，在你說，你是把地主看作是個超階級的「普通的人」的，你主張：「對一切人民是一視同仁」，因此你自然就要把「限制地主自由」看成是「社會的不平等」；「不平等」就不能「感化」地主，因此你就認爲應當給地主以自由，然後才能使他「心服」，使他「感化」，但農民却從嚴格的階級立場出發，他們決不把地主階級看作普通的人，而是看作歷來騎在農民頭上的喝血的統治者、壓迫者、剝削者的。因此，他們對於某些真正澈底覺悟痛改前非而且已有行動考驗了的地主，是寬大的，不一定限制其自由的；但對於那些企圖利用「自由」來進行破壞、暗害的份子，却不得不加警惕，因此，也就不得不加限制，即使是「地主的十幾歲的姑娘」，只要具有此種危險，也不能有任何例外。這不正如我們的英勇軍隊在前線戰鬥中、解除敵人的武裝，不許敵人反抗一樣，是非常合理、非常應當的事嗎？

一個建議

最後，我們在反覆研究了來信以後，除了上面幾個問題應當提出商榷以外，謹向你提出一個

建議。

對於來信中所提供的若干具體材料，我們是採取「假定是真實」的保留態度的，這在一開始我們就已說明。爲什麼要採取這樣的保留與懷疑態度呢？這是因爲我們對這些材料的來源——是反映了地主意見呢？還是反映農民的意見？——是懷疑的；由於原信沒有說明，我們不應肯定說這些材料都是從地主方面反映來的；但我們可以肯定的說：至少信中所提到的許多材料，是來自地主，其中一部份是來自村幹部。果然如此，我們願意建議你在今後的農村調查中，要面向貧苦農民，並以他們的感情意見去批評地主的反映；每到一村，首先找貧僱農做自己的朋友，本報編輯部全體同志，也正在開展「每人找一個貧僱農做朋友」的計劃。這對我們知識份子出身的幹部的階級鍛鍊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你在信上告訴我們；你是親眼看見了民兵去「搜」地主的家庭，親眼看到地主老婆孩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因此你就主張不要把「人家弄得心神不安」了；但你是否也去看了一下貧苦農民的生活呢？是否看了他們衣不蔽體、食不充飢，終年終月替地主階級做牛馬的悲苦生活呢？兩個不同的階級必然會反映出兩個完全不同的意見與情況，我們應當相信那一個，批評那一個，這就是我們調查者自己本身的觀點立場問題了。

總之，我們對於你這樣關心黨的政策、積極向黨提供情況與意見的態度是贊成的，但對於其中的全部觀點是不同意的，特別是你自己說明是「出身貧農」，而且一再表示「千百萬的擁護與贊成」黨的土改政策，承認這是「人民的要求，羣衆的呼聲，是一個真理」；但在具體問題的認識上，却遠離了黨的政策的基本精神與人民要求。因此，我們謹以同志之忱，向你提出上述意見供參考；我們並願介紹七月二十日本報一版所刊載的兩個文件：一爲軍政治部關於動員部隊參加土改的指示，一爲本報社論，作爲你研究這個問題時的主要根據，並希望你將研究的結果，告訴我

們，如有不同意處，更歡迎指教。

專覆 此致

敬禮！

大眾日報編輯部

七月三十一日

必須展開尖銳的思想鬥爭

直到他心悅誠服

——肅清部隊、地方幹部中的地主思想

跟着複查運動的開展，花樣經也出了不少，封建地主的一些鬼計，不去談它，在我們部隊、地方幹部中也發生了不少花樣，我們研究，幹部中的壞表現是有幾種性質的。

一種基本上是好心好意的，不過聽到封建勢力的歪曲反映，就發生許多糊塗思想在他頭腦裏，他認為土地改革是要貫徹的，但要照顧統一戰線，不能瞎揪，多樹敵人。因此他認為農民有些太左了，太違反政策，他不滿這些現象，有的發發牢騷，有的則動起手來「糾正」，這種同志有些他出身成份也是好的，「動機」也許好的。但他對政策的認識是教條的，他的思想行動客觀上幫助了封建勢力，他是不自覺的。

一種是存心不壞，立場不變的。這些同志大都是封建地主富農的子弟，在多年革命中也經過不少艱苦奮鬥，現在複查劉敏子劃到他家裏，他很肉痛，認為革命這多年，居然革到自己身上了。他想逃避這「可悲的命運」，有的放任家裏人去進行活動，有的自己出面干涉，或者情緒不安，悲觀動搖。

一種是投機取巧的內奸份子，他的家庭就是封建勢力，他參加革命是父母之命來「混事」，「維持門楣」的，因之，部隊遠去，或環境緊張的時候，他可以開小差，革命革在他家門口，他又

出來，又當幹部。這種人基本上對革命是「身在曹心在漢」的兩面派。革命不違反他個人利益時，他是個「革命者」，革命觸及他本身利益時，他就十足的暴露成反動派。

對這些幹部，只有兩種辦法：

如果是屬前二種的，必須開展尖銳的思想鬥爭，直到他心悅誠服，要告訴這些同志，你們來參加革命爲什麼的？流血流汗爲什麼的？簡單一句話，爲了農民翻身，推翻封建統治，民主革命的性質是農民革命，今天千千萬萬同志與人民流血犧牲所要爭取的愛國自衛戰爭勝利，亦即是農民反對大地主大買辦的奴役，求得徹底解放。愛國民主統一戰線是以農民爲主，團結其他階層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決不是對其他階層妥協而壓制農民。因之，放手發動羣衆成爲我黨全國七次代表大會的路線。因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任務中有敬羣衆工作。

我們同志流血流汗，不惜犧牲生命，都是爲着這一目的，可是爲什麼看到農民起來鬥爭推翻封建統治，反而模糊呢？

①一種是基本上沒有認清自己的立場，空洞片面的了解政策。②一種是地主意識，不願損害自己利益，還要保持原來的「身家」。或者認爲對地主老爺總要客氣些，農民這樣鬧，簡直是「侮辱人格」。

鄧、譚政委去年就說過：「照一般情況農民對地主鬥爭決不是亂鬥的，農民對地主鬥爭方式，常常是學習地主對付農民的方法，所謂『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而已，我們有些同志因爲過去看慣了地主壓迫農民，在意識上便認爲是應該的，認爲農民是天生成賤骨頭，應該受地主欺負，而今天農民翻過身來向地主採取報復行爲，便認爲這是天翻地覆，大逆不道，認爲這是『侮辱人格』。因此便非常氣憤，其實過去地主對付農民比今天農民對付地主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地

主壓迫農民又何嘗不是侮辱其人格！爲什麼我們的同志不以爲怪，不去照顧農民的人格，爲農民抱不平？而今天一看到農民「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便大喊其「人格」呢？這是什麼原故呢？顯然這是地主意識在我們同志腦子裏根深蒂固的結果，當然農民與地主鬥爭，最好能多講策略。但應該知道，一來農民有報復心理，二來農民運動不能像繡花針一樣那樣精細，以我們幹部的策略水準來要求農民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對農民鬥爭，不應過分要求，看到農民對地主鬥爭，就使過火一些不應該責備農民，而應該原諒農民，原諒農民過去幾千年來受够了壓迫，今天翻身來出出氣，伸伸冤，這是應該的，而且是好現象。總要農民敢於抬起頭來，敢於與地主鬥爭，敢於揚眉吐氣，中國革命才有勝利希望。」很多同志應根據這個指示精神來檢查自己的思想意識。應根據這個精神來開展對某些同志的思想鬥爭，而且必須說服教育，使他澈底的認識自己的糊塗，承認錯誤，心悅誠服的接受，糾正而後已。不然，組織上雖然是個革命者，思想上還不是革命者，要進一步的渡過最後難關，迎接民主高潮，是還有其困難與曲折的。

如果是屬於後一種的，在開展思想鬥爭無效，仍堅持其反動立場或使用兩面手段的份子，應接受羣衆要求，解除他一定的職務，以至開除黨籍軍籍，甚至交給羣衆直接處理，不得絲毫姑息麻痺疏忽的。

在檢討幹部思想，要用各種辦法表露每個人員的出身成份與思想動態，進行一次澈底的成份審查，部隊中所有解放區籍的幹部戰士，可以經過當地政府及黨委了解其家庭情況，對貧苦軍屬切實幫助他獲得土地，解決困難，對地主家庭的軍屬的盡量將其材料在部隊中公佈討論，澈底消除其影響。

從幹部現有思想狀況看，暴露了我們的教育工作教條主義殘餘沒有肅清，地方上一概說，對

幹部平時沒有教育；進行教育只有在會議時，那又是一般性的時事報告與經驗交流的總結，和思想意識毫無關係，因之，某些錯誤思想可以潛伏不動，即使暴露一些也往往藉口「工作關係」而忽略過去，甚至熟視無睹的，及至發展得較嚴重了，來個反不良傾向，也多流於表面的反貪污腐化，不安心工作等等。總之是不會割到「尾巴」的。

在部隊中，教育是認真的，但深入具體也不够，談階級，總是資本家和工人，國民黨和共產黨，一般的抽象東西，從每個戰士具體的實際出發，提高其階級覺悟是較少的，加之實施教育者，連級大部是解放區出身的知識份子，營級大部是外來的職工或知識份子，他們不儘沒有體驗到地主剝削農民的痛苦，有些還保存有原來的階級意識，這些幹部大都是經抗日鬥爭來的，民族覺悟高於階級覺悟，對土地問題的體會是不够貼切深刻的。

爲了是全黨全軍同志真正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多數人民是農民），幹部思想教育必須加強，更要從實際出發，不是空談理論。地方幹部要到農民中去，過過他們的生活，聽聽他們的訴苦，想想自己的醜惡，必須深入反省，糾正錯誤。

部隊中可貫徹官教兵，兵教官的方法，開展回憶訴苦運動，出身貧苦農民者，控訴地主惡霸的剝削壓迫，翻身農民回憶翻身前後生活。解放戰士控訴地主與蔣蔣各種壓迫，出身地主富農的則暴露地主富農的罪惡。在訴苦啓發的基礎上，進行土地改革的階級教育，一面打擊敵人，一面幫助分田，使部隊真正成爲擁護與執行土地改革的人民軍隊。晉綏軍區的連隊工作，以貧僱農爲骨幹，是值得學習的。我們相信，這樣更能鞏固壯大我們的隊伍提高士氣，加強決心，成爲一支有高度覺悟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隊伍。

只有肅清幹部中的地主思想，才能真正的爲人民服務，只有肅清幹部中的地主思想，幹部才能真正成爲人民軍隊，開展尖銳的思想鬥爭，直到他心悅誠服！

（人民報社論）

熱烈開展三查運動

——首先肅清機關幹部中的地主思想

我們已經幾次提出，肅清幹部中的地主思想與改造幹部。首先着手的是一些地方幹部，或者在下面工作的幹部，對機關工作幹部，外來幹部，多少總有點太平麻木現象，認為這些同志，與羣衆利益接觸得少，平時在機關裏，聽又聽得多，對土地改革與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都能誇誇其談，對革命的階級路線羣衆路線，也能說一通，對消滅蔣介石封建匪幫，也是有信心。

從地委宣傳部機關這次檢查思想，到吳驥事情的暴露，事實告訴我們，平時所會誇誇其談的，到了實際面前，原形畢露，地主富農思想的醜惡尾巴就無法隱藏了，平時所誇，所說，所信的一套，都是十足的教條。

地方幹部，下面工作幹部，在羣衆中接觸直接的利益多，站在地主方面，農民方面，容易看得出。機關幹部，尤其是一部外來的或城市出身的幹部，常常自騙自認為：「這些道理我懂得」，「我又不是地主富農」，「我還是學徒店員出身呢」，「我從小就在外面讀書，不曉得什麼地主富農思想呢」，等等的糊塗觀念在油迷着心竅。每個地主富農或工商業資本家成份的幹部，不會沒有他本階級的思想意識，除非他是天上掉下來的，即使是僱貧中農，學徒店員工人成份的幹部，生長在這封建社會裏也不會一點不沾地主富農的思想。

中國革命，由抗日戰爭與減租減息，推進到現在的國內戰爭與平分土地，就革命的性質來說，是沒有變化的，二者都屬於新民主主義的。但就具體的內容來說，已經有了變化，其中的重要

點，就在地主與農民的鬥爭。我們隊伍中，有許多幹部是出身於地主富農的家庭，在民族鬥爭時，立場常常比較堅定，但到革命運動深入到普遍的土地改革，普遍的消滅封建制度時，出身於地主富農的幹部，因為他與封建制度有若干聯系，或者由於思想，生活的腐化，而和地方的封建關係發生聯系，如果捨不得割掉封建的尾巴，捨不得為整個革命的利益而犧牲個人的和家庭的利益，就會發生立場上的動搖，以至墮落到袒護地主，反對農民的立場上去，墮落到自私自利獨佔圖吞農民鬥爭果實的地主富農立場上去。從現在許多的事實來看，今天的主要問題，則是我們幹部本身的地主富農右傾思想作怪，由於這種嚴重的右傾思想存在，造成革命陣營的不够堅強，使土地改革與堅持鬥爭遭受到不應有的損失。

如果不堅決肅清幹部中的地主富農思想，不堅決反對這種動搖墮落，對於革命運動的發展，就會發生障害，對於個人就不能治病救人。黨對幹部的態度與政策，劉少奇同志明確的說過：「我們重視幹部，是從重視人民羣衆的觀點出發的，並不是離開人民羣衆的觀點而去孤立的重視幹部，不是為重視幹部而重視幹部。因此，脫離人民羣衆的幹部，不能為人民羣衆作好事，而作壞事的幹部，是不值得被人重視的，黨對這種幹部必須嚴格地進行教育，使他們轉變。因此，幹部羣衆觀點與羣衆路線的好壞，以及聯系羣衆的密切與否，應該是我們鑑定幹部最重要的一項標準」。他又重複的：「總之，一句，能够最好的服務於人民羣衆的幹部，就是最好的幹部」。所謂「服務於人民羣衆」，明確的說，就是你一定要做僱貧農的兒子，幫助與領導僱貧農翻身，團結中農，消滅封建。不然，就是壞幹部。

無論從那方面來看，今天肅清幹部中的地主富農思想，與反對退却逃跑思想是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因為今天的任務也只有兩個，堅持鬥爭與發動農民翻身。從思想根源來說，肅清地主富農

思想比反對退却逃跑更基本更重要，因為退却逃跑也是地主富農妥協投降思想的一種表現。

今天全分區一部份地區在參軍，一部份地區還在堅持與發動羣衆，無論參軍以後的中心區和邊緣區，游擊區，清剿區，均應無例外的進行澈底消滅封建勢力，全面深入貫徹土改複查。區黨委指出：「必須在全黨從上到下進行深入的思想動員，發揚民主開展對地主富農的思想的尖銳鬥爭，加強幹部黨員階級觀念與羣衆觀念，掃除思想障礙，杜絕一切防空洞」。現在首先應從分區直屬各機關中開展三查運動，查階級，查思想，查工作，生活，肅清幹部中的地主富農思想。最後還要查領導，開展民主運動，把立功提高一步。

在開展三查運動中，尤其在開始查階級，查思想的過程中，必須克服的幾種偏向。

以糊塗的階級觀點反地主富農思想，小資產階級成份的同志，有所謂「人道主義」，「自由主義」，把這種人道主義，自由主義，是當作超階級的，或者說做小資產階級思想，好像今天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比地主富農思想還好一些，有人道主義，自由主義的還可以原諒姑息一點。這種糊塗的階級觀點，其實就是地主富農思想的「防空洞」，不把它肅清，地主富農思想的根也是拔不淨的，確立爲農民翻身服務的思想，是沒有「人道」的，沒有「自由」的。階級鬥爭，思想鬥爭，決不容許你站在雲端裏看廝殺，不是恨，就是愛，絕沒有旁觀者的婉息態度。

不從實際出發，只在理論上兜圈子爭字眼，或者只啃住一點小事實，不提高到思想政治原則來分析了解。由於機關工作同志，平時接觸的實際少，尤其知識份子最容易犯教條主義的毛病，鑽到理論上兜圈子，爲一個名詞可以爭得面紅耳赤，對思想雖可暴露一些問題，但離題太遠，不符合實際。另一種偏向就是只追事實，吹毛求疵，對思想問題反而放鬆了，希望從檢查思想到政治提高一步的目的是達不到的。

因之，對掌握領導開展三查運動，必須：一、要有明確的階級立場觀點，不容許有一點糊塗含混的地方。二、一定要從實際出發，無論是思想活動，或行為表現，都要根據實際，提高到階級，思想上來分析認識。三、對犯錯誤的同志不能冷諷熱刺，要貫徹治病治人，與人為善，達到黨內黨外的思想一致，行動一致，思想上固然要有嫉惡如仇的精神，政治上組織上還要團結進步的精神。總的關鍵在發揚民主，認真展開自我批評與相互批評。其目的在，思想上工作上提高一步，開展立功運動。

各機關的全體同志，應該以無比的熱情來開展四查運動。勝利快要到了，新的形勢要求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有必要的改進來適應這個形勢，來推動土地改革與爭取戰爭勝利，來迎接民主高潮，因而我們每個同志都要熱烈的開展三查運動，思想上澈底轉變，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人民報社論）

進一步改造立場和作風

歐陽懷

我們頗已初步的進行了查立場、查作風、查階級運動，雖然已經初步的確立了憎恨地主、熱愛農民的立場，但根據我們聽到的情況，我們某些同志，在遇到具體問題上，特別是黨和羣衆的利益，和個人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還不能明確的站穩自己的立場：

第一：我們某些家庭是地主富農成份的幹部，他們看到自己的家庭被查封，自己的父母兄弟，從瓦房搬到了頭屋，不是感覺到滿腔愉快，而是存在着憐憫和不满。他們的情緒，因而受到波動，或多或少有些牢騷，說羣衆不了解，不照顧他們的困難，說門被查封，浮產被分，無法生活。他們不願把自己家庭的生活水平，從地主的剝削生活，迅速降低到貧僱農的水平。

第二、我們某些同志，還只是從理論上，口頭上憎恨地主，熱愛農民。他們真正接觸到實際的時候，看到地主被封被鬥，會不自覺的憐憫和同情，看到貧僱農住的是矮小破爛的茅蓬，吃的是稀頭粥草蒿子，就嫌這嫌那，不肯鑽草茅蓬，不願意住到貧僱農家裏去，而願意住在地主富農家裏，受着地主富農的招待。他們自己在生活上離貧僱農很遠，穿軍裝，掛飯包，形成自己的特殊，表現自己是一個幹部，不同於羣衆，實際上這就與幹部與羣衆之間，築了一堵厚厚的牆，他們不是像晉冀魯豫的王元壽同志那樣，住到「窮頑固」家裏去，和「窮頑固」在生活上感情上打成一片，然後再從政治上提高他，推動他團結其他貧僱農，一起翻身；他們只是在會議上和貧僱農見面，只是口講手劃，說了一遍，這樣就算貫徹了貧僱農路線。

第三、他們不是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來分析每一個羣衆，而是憑自己的好惡，自己畫了一個框子，去觀察每一個人。看到二流子封建爪牙，會說會講會奉承，理論能講上一大套，就認為是積極份子，就無條件的相信他們；看到貧僱農不會講，不會說，終日忙着自己的生活，開會不能常到，就說他沒用，說他落後。他們常被巧言令色、假積極、假進步等假象所蒙蔽，毫不慎重的加上結論，信任他，依賴他，受他們的愚弄而不自覺。正因為這樣，化形地主才能在解放區裏公然藏身，封建勢力和爪牙才能篡奪農村的黨和政權。

這些非無產階級立場和觀點，嚴重地障礙了羣衆的發動，複查的貫徹，而且替封建勢力築下了防空洞，給他們以篡奪運動領導權的機會。

我們的無產階級立場，不僅是表現在理論上懂得透澈，口頭上講得漂亮，而主要表現在接觸具體事物的時候，都能站穩自己的無產階級立場，表現在把憎恨地主、熱愛農民的階級熱情，貫穿在自己整個工作、整個生活中間，如果我們真正做到了這一點，那末，我們看到地主封建勢力沒有摧毀，貧僱農沒有翻身，沒有覺悟，沒有當家，就一定會廢寢忘食，夜以繼日，不嫌茅草棚，不嫌稀糠飯，把自己的生活作風羣衆化起來，和貧僱農在生活感情上打成一片，孜孜不倦的說服他們，教育他們，提高他們的階級自覺，壯他們的胆，撐他們的腰，這樣，貧僱農再發動不起來，才有鬼呢！

有了正確的無產階級立場，才有真正羣衆路線的工作作風。如果我們沒有確立無產階級的立場，我們對於農民翻身的偉大的事業，自然不會抱着無限的熱情，而只是應付上級，完成任務，所採取的作風，亦必然是包辦代替，強迫命令，形式主義，這樣，「任務」好像是完成了，但實際檢查，一定是毛病百出。如果我們真正確立了無產階級立場，我們對於農民翻身的偉大事業，

一定會流露出滿懷的熱情，一定會自覺地深入到羣衆中去，和羣衆融成一片，了解羣衆的痛苦和心理，耐心的進行說服，找出真正敢與地主堅決鬥爭的積極份子，團結羣衆，一直到羣衆決心行動起來。這也就是羣衆路線工作作風的主要表現。

我們目前的土地複查運動，包辦代替，強迫命令的現象，仍然相當普遍的存在，個別鄉村幹部，甚至違背羣衆的意志，阻抑羣衆的發動，瞞上壓下，借公濟私，而我們區的領導同志，却安之若素，熱視無睹，開一下貧僱農大會，就以萬事都已解決，這就是我們非無產階級的立場作風，在那裏作怪。因此，我們必須深刻的再度檢查我們的立場與作風，高度發揚自我批評的精神；站穩自己的階級立場，勇敢的丟掉個人的利益，一切爲着羣衆，眼睛向下，面向實際，用新的立場和觀點，檢查自己的工作，找出問題的癥結，並且根據無產階級的立場和作風，改正我們的工作。

爲此，我們必須開展如下的檢查：

第一、繼續開展查立場、查思想、查階級的三查運動，更加充實和豐富這一運動的內容，不但檢查自己對地主和農民問題上的右傾思想和立場不穩，不但檢查自己對家庭親戚問題的處理，而且要揭發自己的思想深處，檢查自己對封建勢力的仇恨程度，和農民的熱愛程度，檢查自己對農民的感情。檢查自己是否因階級分析的觀點，來觀察和使用周圍的羣衆。

第二、在開展「三查」運動中，應聯系進行查作風，首先查我們的生活作風，我們的生活是否真正做到了羣衆化？是不是有意的在生活作風上脫離羣衆，而且以這種對羣衆的特殊爲光榮？我們和貧僱農生活在一起，還是和地主富農生活在一起？我們是過的地主富農生活還是貧僱農的生活？我們看到貧僱農衣服襤褸，「不講衛生」，感到討厭，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還是加

外的親熱？其次，檢查我們的工作作風：我們是生活在貧僱農中間，作為羣衆的一員，來發動羣衆，還是站在貧僱農外面，站在他們頭上，來發動他們。我們是僅僅運用會議來鼓動羣衆，還是和羣衆融成一片，來啓發提高羣衆？我們是依照大多數羣衆的意見，來處理問題，還是自己定下成見，要羣衆執行？我們遇到羣衆中的落後份子（窮頑固），是不是採取循循善誘，耐心說服的態度？我們是自己當家，還是讓羣衆當家？

只有從領導上澈底的確立了正確的立場和作風，我們的土地複查，才能得到健康的發展。我們應該從進一步改進我們的立場和作風着手，來改進和提高我們的運動。

（摘蘇北日報）

澈底清算右傾思想

右傾思想是和黨的基本立場、黨的策略路線相違反的思想，是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具體表現，是有意或無意的幫助地主，阻礙農民翻身思想，是貫徹土地改革的嚴重障礙。根據我們的了解，右傾思想，主要包括着下列的內容：

第一、反動的地主思想。這種思想，是和黨的基本立場完全對立的，是完全站在地主的立場，維護地主的利益，而障礙和反對農民的翻身。有不少區鄉幹部對地主留後路，包庇地主，認為地主過着封建剝削的生活是應該的，讓他多報人口，少報田畝，留好地，獻空地，甚至組織假鬥爭，假分配，明分暗不分。有些地主成份的幹部，他們憑藉着自己的地位、靠着共產黨的「勢力」，多留地、留好地，他們不去檢查自己參加黨參加革命是幹什麼的，竟然不怕黨和人民的懲罰，依然維持着富裕剝削的生活。正是這種思想，壓制了農民，不敢起來向地主進行清算，使地主有所憑藉，有防空洞可鑽，可以實行他的「假變」和「半變」。

第二、自私自利的富農思想，有不少鄉村幹部，甚至個別的區級幹部，雖然他們是貧僱農出身，雖然他們過去親身遭受地主剝削壓榨的痛苦，但在土地改革中，却忘了一大羣同樣受着地主剝削壓榨的弟兄，只想自己翻身，忘掉了要全體貧僱農翻身，說自己鬥爭積極，鬥爭「有功」，應該多分地、多得果實，造成了土地分配的富農路線傾向，造成了羣衆對我們的不滿。

還有一種的富農思想。他們同情農民的翻身，但是可憐地主，怕地主不會幹活，留幾畝地給地主，不夠生活，看到地主的生活陡然下降，會過不來，吃不消，看見地主哭窮裝窮，「訴苦訴

寬」，心就軟了下來。因此，要照顧農民，讓農民「翻半個身」，又要照顧地主，讓地主多留些地，留些好地、近地。他們自以為這是「中間立場」，「不偏不倚」。這是一種小資產階級思想，實際上幫助了封建地主，限制了農民的翻身。

第三、對黨的路線方針，沒有明確的認識，甚至歪曲了黨的路線方針。他們不懂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是要徹底摧毀封建勢力，消滅封建剝削，不懂得革命的基本依靠，是廣大的工農，而不是地主。怕鬥翻地主，多樹敵人，會妨礙自衛戰爭的勝利，和蔣後鬥爭的堅持，怕實行土改，會影響蔣管區廣大中間份子對我們的動搖，怕在邊區開展土地複查，開展反「復田」、反「倒租」鬥爭，會影響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擴大。因此，畏首畏尾，縮手縮腳，既想貫徹，又怕「過火」，使複查無法得到順利暢快的開展。

第四、不相信羣衆，不敢放手讓羣衆作主的國民黨思想。有不少同志，在思想上是認識了複查方針的正確性，但是反把自己看成「諸葛亮」，把羣衆看作「阿斗」，認為羣衆不懂政策，生怕羣衆起來自己作主以後，會把運動攪得「過火」，會妨礙黨的「政策」，認為讓羣衆自己作主，將顯不出自己的「威風」，認為讓羣衆作主，就會使意見發生分歧，無法集中。

這種右傾思想的所以產生，是有它一定的階級和社會根源的。我們不少的幹部是非無產階級出身，是在全民族的抗日戰爭中參加到革命陣營中來的，在鬥爭中沒有經過過階級鬥爭的考驗，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沒有經過徹底的改造，因此，各種類型的非無產階級的右傾思想，就或多或少殘餘存在我們不少的幹部中間。

因此，必須嚴正的正視這一種思想傾向，必須克服任何的麻痺現象，領導上方針與態度必須是明確的、肯定的、堅決的、乾脆的、徹底的清算右傾思想。必須自上而下的進行檢查，查階級

、查立場、查思想、從縣的領導幹部，一直到鄉村幹部，沒有例外的進行普遍深入的檢查，洗刷反省，展開尖銳的思想鬥爭，澈底清算右傾思想，能誠心誠意的擁護和堅決執行黨的土地政策，為澈底摧毀封建勢力，實行耕者有其田而努力！

【摘自蘇北日報】

土改中改造幹部

土地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取消地主制度，廢除封建剝削，堅決滿足僱貧農土地要求，堅決不侵犯中農利益、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這是目前中國革命的重要任務，是爭取自衛戰爭勝利的最基本的因素之一。講原則、講道理，幾乎是人人贊成，很少反對的；但現在已不是單講原則、講道理的時候，解放區千百萬農民，已經轟轟烈烈的開始行動起來，在這個轟轟烈烈的行動面前，必將考驗我們的每一個幹部。如果有些人過去還可以含含糊糊，「紙上談兵」，在「原則」上贊成等等的話，那麼，今天就不得不同樣以行動——積極擁護參加土改或以各種形式懷疑甚至阻礙土改——來表明自己的態度了。

我們有許多出身地主富農及其他小資產階級的幹部，他們在這次土改複查中，能够堅決站在農民方面，支持農民的正義要求，大公無私，不僥不包庇自己的家庭和親朋，而且向農會聲明，自己是農會的兒子，請求農會澈底清算其家庭的封建罪惡，冀北地委組織科長崔華景同志就是一個範例。各地大多數區村幹部在這次複查中，也都退出原來多得的果實，工作更積極，羣衆更擁護。像崔華景同志及各地許多幹部這樣大公無私、光明磊落的事例，已不斷湧現，還是很好的。但仍有個別出身地主富農的幹部，不是站在農民革命立場來擁護土改複查，而是站在地主富農立場來懷疑農民運動，他對貧苦農民起來鬥爭，獲得土地，分得浮財，經濟上政治上大翻身，並不感到興趣，而對地主制度的取消，封建剝削的廢除，特別是自己家庭親友的剝削生活遭受農民清算，從此一去不覆返，却內心感到大爲留戀，傷感備至；因而消極悲觀，用各種方法或明或暗、

有意無意的來包庇自己家庭親友，抗拒土改複查的貫徹。這種幹部如不立即革面洗心，改變立場，必為人民所唾棄，而與封建剝削制度的廢除同其命運。也有個別幹部，自以為對革命有功，自私自利，對多得果實不肯退出，或者在新的運動中企圖多得果實，因而或明或暗、有意無意的壓制羣衆，阻礙徹底複查，殊不知所謂對革命有功，就在乎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不能恃功自肥，利用機會，多得果實。這種同志，祇要立即退出多得果實，放棄自私的打算，在羣衆面前承認錯誤，表明今後一定大公無私，和貧苦農民一條心，忠心耿耿的做羣衆的勤務員，羣衆一定會原諒他，並更加擁護他；如果執迷不悟，知過不改，即為自毀其革命歷史。自絕於人民。還有一些幹部，或則置身於複查之外，對土改複查漠不關心，袖手旁觀，好像複查是與他無關或不足輕重的；或則在內心上，感情上同情地主富農，對農民的正義要求和行動，發生懷疑，甚至認為「過火」；這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溫情主義的立場，是對黨對人民不負責任的態度。許多知識份子出身的幹部，特別是不直接作地方工作的幹部，最會犯這個毛病，如不糾正，他們很可能置身於這個每天運動和全黨提高一步的圈外；這些同志應該認識到土改複查的成敗，是中國革命特別是目前自衛戰爭勝敗攸關的大事，是每一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必須關心和參加的大事。凡是已經直接參加這一工作的，必須儘可能深入羣衆，和貧苦農民生活打成一片，深刻體會他們的生活、感情、思想和要求，這種置身於農民之中，和農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和要求息息相通的辦法，就是貫徹羣衆路線、階級路線的最可靠的入手步驟，也是改造思想、克服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的關鍵。凡是沒有直接參加複查工作的，也應該利用一切和農民接觸的機會，積極鼓勵和支持他們的翻身運動，如果是本地幹部，其家庭或親朋是屬於地主富農者，更應向有關農會表示自己對複查和對自己家庭親朋的態度，這

樣，雖然自己沒有直接參加這一運動，也就不是漠不關心和袖手旁觀了。如果不立即改變這種漠不關心和袖手旁觀的自由主義的立場，必然成爲脫離羣衆、脫離現實的空頭書生。

在目前土改複查正在澈底貫徹中，所有黨政軍民的一切幹部都被考驗着，大部幹部在考驗中證明了自己的階級立場是堅定的，羣衆觀念是明確的，爲人民服務的精神是光明磊落、大公無私的；也有的幹部在考驗中或則表現了階級立場不穩，甚至毫無立場，內心同情地主富農的剝削生活，懷疑農民的正義要求和行動；或則表現了落後自私，多得果實不肯退出，沒有大公無私的精神；或則表現了漠不關心、自由主義、溫情主義、不負責任，我們希望在考驗中表現好的幹部，能在土改複查繼續深入貫徹中鞏固並發展其優點，使自己成爲更加無產階級化的優秀的革命戰士。對於複查中少數表現不好的幹部，除了個別真正知過不改、怙惡不悛、抗拒複查的，必然在百分之九十的農民翻身浪潮中被淹沒外，其餘一般要採取「治病救人」的方針，希望他們在繼續深入貫徹的複查中能夠覺悟和改造。土改複查不僅正在改造農村社會的面貌，而且一定能夠改造黨、改造一切幹部的面貌。

【摘自山東大眾日報】

放手讓羣衆審查幹部

(上略)

上述三方面毛病的基本關鍵，則又在幹部問題沒有很好解決。即從報上所反映材料也已足說明，前一時期複查的發展，使我們體驗到這一個道理：複查不單純是查土地的問題，也就是對我們陣營與領導機關的一個羣衆性的大審查。很多地方已經發現，有一種幹部根本就是階級異己份子，蜕化變質份子，以各種辦法壓制羣衆起來，包庇大小封建勢力，羣衆根本不敢講話；或者因此而封建勢力乘空鑽隙，通過壞幹部製造假鬥爭，以蒙蔽領導，欺騙羣衆。另一種是存有脫離羣衆的各種思想作風的幹部，他們有時也領導羣衆鬥封建，但當運動繼續深入，羣衆覺悟繼續提高，進而要求批評和改造幹部的時候，他們便動搖起來，以至完全做了自己落後思想的俘虜，轉過來用各種辦法壓制羣衆起來，也因此而更便於封建鑽空子復辟，致使運動流產夭折。可以肯定的說：嚴格檢查很多地方運動不够深入或不開展，或大或小都夾有幹部問題這一原因在內。幹部問題，今天已經成爲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大問題，成爲運動能否深入貫徹，羣衆能否真正翻身的基本關鍵。

但是，過去有些地方領導上對這一問題是採取什麼態度呢？從各種材料看來，各地特別是區鄉領導上，對幹部問題的認識是不一致的。一種是在開始時認爲幹部沒問題，後來運動深入，經羣衆起來檢舉，問題的嚴重性暴露以後，他們雖也感到非解決不可，但同時又顧慮多端，有的是「絕對信任」，認爲這些幹部是自己一手培養提拔的，恐怕沒有什麼大問題，或者是怕撤換調整

之後，沒有新幹部來接替，怕影響工作，於是姑息放任，而有些區鄉級領導上，更存有部門、地域、鄉土之親故的人情觀念，捨不得調整或撤換，或者是也認為必須解決，但對這些已暴露其嚴重錯誤，直接影響發動羣衆的壞幹部，認為要經過「過渡時期」，等有了新幹部的時候再來撤換調整。諸如此類，對於改造幹部沒有決心和不肯下決心的想法和做法，會使運動遭受到何種不良惡果，在我們許多地方的實際體驗中，不是已經很明白了嗎？這一問題的必須立即下決心解決和不可不解決的嚴重程度，在今天不是已經很明白了嗎？

因之，要解決幹部問題，必須在領導思想上首先取得一致起來，下定決心，虛心深入檢查，發掘和認識壞幹部障礙運動的嚴重性，統一認識，統一步驟，不讓壞幹部因領導思想不一致而繼續無法無天的鑽空子，反對任何放任姑息態度與拖拉作風，反對以領導上個人好惡或片面的「好壞」反映來決定幹部之是否需要改造。我們的方針應該是放手讓羣衆來審查幹部改造幹部，信任已經發動起來的廣大羣衆，對幹部的好壞優劣，看得最爲清楚，考核幹部就正應以羣衆的意見爲標準，放手讓羣衆來選拔評議自己的領袖。對於幹部，領導上個人的看法也好，一貫的「印象」也好，熟知者的「反映」也好，凡此等等，可以肯定的說，都帶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否則，潛伏在我們某些區鄉村組織內的壞幹部，階級異己份子以至內奸，爲什麼直至羣衆開始發動的今天才開始發覺呢？今天再不容任何拖延不決，領導上必須反省過去爲什麼被這些壞幹部所隱瞞，而至於把他放在一定的領導位置上這麼久，而始終錯認爲「不壞」呢？從這裏，應該切實體驗到一個真理：羣衆是最公正的審查者，因爲他們直接領受了和領受着幹部會曾經爲他們做了些什麼？做過些什麼對他們有利還是不利甚至有害的事？我們的幹部都具有真正爲羣衆服務這一應有品質，只有大多數羣衆特別是貧僱農才體會認識得最清楚。要解決幹部問題，首先就要明確掌握這一方

針，放手讓羣衆來審查、教育、提拔和改造一切幹部，一切以羣衆的意見爲標準。

在具體執行放手讓羣衆審查幹部時，必須貫徹立功運動，採取通過羣衆，對幹部評功評過的方法，凡是大多數羣衆認爲有功的好幹部，就應記功記好，以至表揚和提拔到適宜的領導位置上來；反之，凡是大多數羣衆認爲不滿，不好甚至對個別深惡痛絕的，則應記過記壞，作適當思想改造和組織改造。應該強調的是，所謂改造和審查，即包含有表揚、教育、提拔以及批評、教育、撤換兩方面，審查和改造幹部中採用評功評過的辦法，其好處是容易使基層幹部正確認識領導上改造幹部的積極意義，並非單純爲了一攪幹部，以免發生不必要的誤會和恐慌；另一方面，也只有這樣才不會使羣衆發生錯覺，正確認識改造幹部是替自己選拔更好的領袖，撤換那些不好的幹部，更不致錯把一切有些缺點的幹部都當做「鬥爭對象」。

總之，改造幹部問題，也必須放手讓羣衆來正確處理，採用評功評過的方法。只有下決心解決了這一問題，複查才能進一步深入貫徹發展。雖然，最近有些地方改造幹部時，發現封建破壞，鑽空報復，尋隙「反攻」，但這也正是說明改造幹部問題之迫切需要解決的嚴重性；有的地方則發現部份羣衆的極端民主化傾向，改造幹部不分輕重，有打有罵，這又是發揚羣衆民主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但領導上切勿大驚小怪，或者因此而動搖改造幹部的決心。放任自流是應當防止的，但決不應成爲某些同志不願改造和無決心改造幹部的藉口。

我們重復提出一次：只有放手讓羣衆起來審查和改造幹部，分別對象，明辨是非，評功評過，有賞有罰，這就是進一步深入複查的根本關鍵。（摘自人民報社論）

地主階級是不是屬於愛國民

主統一戰線？

編輯同志：

地主階級是不是屬於愛國民主統一戰線？是複查運動中發現的新問題。

我看這是一個認識問題。這個認識問題却與當前複查工作中澈底摧毀封建勢力的方針不可分開，由於對這個問題還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工作中處理問題就有偏差，我覺得要把複查做好，首先要把此問題認識一致。

我聽到一些理論或說法，而這些說法確是在指導工作行動。例如：一、某些區的行政首長不敢參加僱貧農大會公開向他們聲明民主政府代表僱貧農利益，而自稱代表各階級的。注意，這裏所說各階層骨裏他却強調的代表地主利益。二、認為地主已經很苦了，不能再鬥，再鬥就違背「政策」。三、逃跑的人已經很多，剩下的不能再鬥，再鬥跑了就沒有統戰了。應該留在解放區拉攏拉攏，實在要鬥，也只能要他在經濟上拿出一些，不妨由政府來向他「打通思想」，要羣衆不要丟他「面子」（實際是封建統治威信）。注意，至於那裏羣衆是否發動，要不要發動是可以不管的……等等。

我的認識：我們應該明確的認識地主階級是今天革命對象，要消滅地主階級（不是個人或因

體），它不包括在愛國民主統一戰線以內，這是我們的階級觀點，確立了這一基本觀點，才能解決由此產生的許多問題。

那麼：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究竟包括些什麼人？這裏引用幾條明確的指示。

六月三十日陝北新華社電，中共權威人士評論目前時局稱：「被蔣介石政府各項反動政策所壓迫，處於團結自救地位的中國各階層人民，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其他愛國份子，少數民族及海外華僑在內，這是一個極其廣泛的全民族統一戰線。」

七一新華社社論又說：「我們有個偉大的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包括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小資產者，愛國的民族資本家，開明紳士，少數民族及海外華僑，這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

中央七七紀念口號第十五條：「全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愛國青年、愛國婦女、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及少數民族、海外華僑、一切愛國份子聯合起來，組織全民族的統一戰線，反對蔣介石的賣國內戰獨裁，建立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

這裏面沒有「買辦」資產階級，也沒有封建地主階級，如果我們還認為地主階級也是愛國民主統一戰線以內的，那麼，這統一戰線是對付什麼人的呢？封建地主階級，是與「愛國」「民主」對立的。今天「開明地主」這個名詞再不能存在了。

還有七七口號的第十條：「堅決執行土地改革，實行耕者有其田，務使一切無地少地的農民獲得足夠的土地及生產工具，保護中農，保護民主份子，懲辦土豪惡霸。」這指示是再明確不過了，值得仔細研究。

當然，由於蔣美代替了汪精衛和日本帝國主義，「不少」地主階級出身的個人，也反蔣反美

參加愛國民主統一戰線，這就是所謂「民主份子」，「愛國份子」，但這是有條件的，要做「民主份子」，首先擁護實行土改，不做地主，而無所謂「開明地主」，有的地方把假分田的地主看成開明，固然是錯的，至於因為要對這一些地主階級的個人爭取，以至不敢承認地主階級是革命對象，而模糊了許多幹部和基本羣衆的認識，更是錯的。無疑問的，這些人是要團結爭取的，但實際上從整個地主階級來說還是最少數，地主階級這個階級是反動的，有些同志把地主階級的反動、還鄉團及逃亡地主的基本原因歸罪於羣衆鬥爭過火，於是才不敢放手發動羣衆，惟恐地主逃跑，實在是倒果爲因的說法，實際上是因爲地主階級反動，我們才要革他的命，而不是因爲我們革命，他才反動。所以不敢放手發動羣衆，而由政府去向封建地主「打通思想」，也是太老實了，反過來，却應該檢查一下自己的立場。

最後，我認爲地主階級出身的一小部份民主愛國份子從整個統一戰線組織看更是極少的一部份，今天不能只把這些人（何況還有錯看了的封建地主）鑽在腦子裏轉，爲錯誤的所謂「統一」、「政策」的認識束縛，阻礙我們去發動羣衆，忽視更廣大的組成部份。如果說得嚴重一點，用個名詞，便是「右傾機會主義」了。

我的認識是否妥當，請予刊出，由大家指正。

（柳松）

八月二十二日

編輯同志：

在深入複查工作中，我們碰到了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範圍問題，曾經引起了一番小小的爭辯：一方面有人認爲地主階級還是可以教育的，特別是對「開明地主」縱然有假分出的地方，應該好好的「打通思想」，使其拿出多餘的土地，不妥過得太緊，削弱了「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

力量。他們唯一堅持的理由是發動羣衆不能不要政策呀！另一方面很多僱傭農及佃農出身的幹部，則痛恨這個「政策」，說：「有了這個政策的束縛就無法發動羣衆，羣衆就不能澈底翻身，他們舉出了很多例子說明那裏有了「開明地主」，那裏的羣衆就不得翻身抬頭，因此有了這個政策，反而更大的影響了愛國民主自衛力量的發展。有人搜出了中共中央的文告證明，愛國民主統一戰線只包括「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愛國青年、愛國婦女、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及少數民族海外華僑及一切愛國份子」，却沒有「地主階級」在內；有人認為中央的文告雖然沒有「地主階級」四字在內，但是並沒有明確的說「地主階級」不包括在愛國民主統一戰線之內。爲了弄清糊塗觀念，我覺得有討論研究的必要，我認爲這不但是一個認識問題，立場問題，而且有關鬥爭策略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弄通，是會障礙羣衆運動的發展，究竟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條件是什麼？怎樣的照顧地主才不致削弱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力量？而又合乎鬥爭策略？請予解答，並提供大家研究。

（江聲）

八月二十日

柳松、江聲二同志：

在談到「地主階級是否屬於愛國民主統一戰線？」之前，我想需要先談一下「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條件是什麼？以後再來看「地主階級」是否合乎這些條件。

我的理解：愛國民主統一戰線最起碼的條件應該：

- 一、堅決反對蔣介石賣國內戰！反對美帝的侵華政策。
- 二、堅決反對蔣介石，反動的專制獨裁，特務統治。屠殺人民。
- 三、擁護孫中山先生的土地政策，實行「耕者有其田」，反對封建剝削，消滅封建剝削制度。

四、實行民主自治，真正由人民作主……

地主階級是否合乎以上四個起碼條件呢，這裏又須先看一下「地主階級」的本質是什麼？

我的理解：地主階級是「吃人階級」，表現在：

一、在經濟上始終堅持反動地主的階級利益，用一切極兇惡殘暴的手段維護其萬惡的封建剝削制度，非法的掠奪人民勞動成果，作爲他荒淫無恥的享受。

二、在政治上則專制獨裁壓迫羣衆，奴役羣衆與民爲敵，甚至出賣人民，維護其反動政治，不讓農民自己做主，不讓農民翻身抬頭。

三、在文化思想上則主張封建復古，實行愚民政策，吞噬人民文化，把中國社會變回復到君主專制的時代。

像這樣萬惡的反動的沒落的吃人階級，如果有人把他放到愛國民主統一戰線之內，實在太麻木了，太麻木了。

「地主是罪惡，窮人是道理」，華北農民喊出了這樣的口號，自衛戰爭與土地改革以來，反動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翻身鬥爭日益明顯而尖銳；有些反動地主打起了反動旗幟，向人民奪回槍租，殺人越貨，有些奸霸地主還潛伏在中心地區以假開明及其他各種辦法進行「合法」活動，也有些地主坐守家園，暫時不動，等待變天，像這樣的地主階級肩着美國鬼子的洋槍洋砲，與暗箱暗砲，陰風險險面目猙獰的殺來，你能把他算做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對象嗎？你能保證不被他「統」去嗎？

不可否認在農民翻身鬥爭的洪流中，解放區的地主階級正趨向一個激烈分解的情況，有些地

主經過農民的偉大教管，開始悔悟則非，參加勞動生產，服務愛國民主自衛戰爭的各項工作，獲得民主政府的保護，政治上享受了平等待遇，無形中成爲愛國自衛戰爭中一小部份力量，又如某些地主出身的愛國民主份子，自願自覺的放棄反動階級利益，在民主政府領導下遵守各種法令參與反蔣賣國的愛國自衛鬥爭。這些個別好的表現，與整個地主階級自然又不能混爲一談。在蔣管區有些愛國青年民主人士雖然他的家庭成是地主，然而他堅決反對蔣介石賣國獨裁積極參與蔣區民主運動的鬥爭，對於這些正義的民主愛國份子，是今天民主愛國運動力量的一部份，却不能和他的階級出身機械的聯系。

土地改革是我黨我軍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上基本任務之一，愛國民主統一戰線是建築在工農羣衆翻身作主的基礎上的，我們應該站穩立場爲加強與鞏固新民主主義建設基礎而鬥爭。

——編者——

(江海雜誌)

地主富農右傾思想種種

(一) 摘錄梅村同志四個村調查總結報告

根據四個村的調查材料，幹部的地主富農思想很嚴重的存在。從行動上表現在：

一、起毀地主富農降低田畝等級，貧僱農昇等級。

二、亂割瞎管，光看口，不看生活及封建剝削等，貧僱農昇為中農（如韓窪村一個癩子個人三畝田，其他什的都沒得，生活很苦，幹部評他是富農，托掉一畝田）。或把富農降為中農（同村富農殷照高幹部很親熱的稱他老高）開油坊，有二條牛，幹部評他是中農。

三、亂和生活田，紙茶匠疍一個人生活田，殷照高開油坊就不扣生活田。

四、撥拔很多富農當幹部，如梁濱鄉富農大隊副（任川港村），就是金鄉長（女）一手提拔的。

五、常到地主富農家吃、跑、玩、看不起窮人，不到細蓬兒裏去，如川港村有一個孤獨的五十多歲的女傭工家，半年來就什麼人都沒有到她家去過。

六、地主房屋門出後，幹部故意分給榮軍住，達到保留地主的房子不折的目的。

七、替地主留好田，囤東西。

八、認為地主苦，以折三間屋，如韓窪村一地主原來決定折三間屋，分給複查委員赤貧。

×的，後地主老婆向幹部哭訴，幹部就答應少折二間，就悔氣了這個貧農。

九、認為地主既分田，何必鬥爭（韓窪村公民組長）。

十、分東西不按照赤貧多分的原則，楊柳水大家酒，中農甚至富農都要分到。

十一、顧連鄉鄉長住韓窪村，送一千塊磚頭（鬥爭果實）給富農賡賧高（現任鄉調解主任）做人情。

十二、規定地主媳婦從媽媽家帶來的東西不分，房產東西不分。

十三、怕鬥地主鬥得過火，包庇地主，如韓窪村貧僱農要地主梅喜珏跪下，膝頭還沒有碰到地，幹部就把他扶起來說：「算了，算了吧！」

十四、說地主富農如何如何開明：韓窪村幹部對富農賡賧高，川港村幹部對老鄉長賡虎卿（韓軍時代），如川港村幹部認為地主開明，不要鬥，因此和平分田。

十五、怕鬥地主富農鬥過了火，去當還鄉團，不放手讓眾鬥，（中心村財幹）

十六、眾眾要求分地主的東西，按浮財，幹部不肯，怕壞事。

十七、貧僱農要求換田，幹部不撐腰，如韓窪村長說：「伙傢土馬虎點，你家祖上留下來的不過如此」。

十八、看不起貧僱農，認為貧僱農的意見不正確。

十九、罵貧僱農是喂不飽餓，大吃大喝又要田，怕懶不生錢，×貧農得田後生病，幹部罵他「廢福」。川港村一母女一人受了卅幾年的苦，要求收回被他叔子（是封建爪牙）騙佔去兩幾畝田，幹部分外分二畝草田給他，他不要（證明他是被騙頭）幹部罵他是「鐵婆娘」。

二十、農村環境不好，怕反動派下來，地主會報仇，不願領導眾鬥堅鬥爭。

廿一、幹部多得和強佔貧雇農的果實。

正因為幹部中有這樣多形形色式的地主富農思想和偏向，就使這幾個村對封建勢力的鬥爭表現得沒力，不徹底，不堅決，使得僱屍鬼，狐狸精等封建勢力還能到處吹起陰風，或借屍還魂，阻礙了羣衆的充分發動。所以我黨必須首先從黨內清洗地主富農思想，堅決和地主富農思想作不妥協的鬥爭。

(章祖森)

(一一)

根據淮安材料，在土地問題上的右傾思想，有以下十二種表現：

- 一、怕鬥翻反動的地主階級，認為會名樹敵人，會影響「團結」與「堅持」。
- 二、強調照顧地主、富農，多留田地與生活。
- 三、可憐與同情地主，慈悲心理，認為「不像樣」、「過火了」、「打擊太重」。
- 四、對封建勢力認為是削弱，而不是消滅。保持封建殘餘，留下封建尾巴。
- 五、對土地改革是「恩賜」觀點，認為僱貧農得到土地，已經「滿足」，比以前「好」，已經「够了」。
- 六、對團結中農的方針，認識模糊，不是從徹底消滅封建、滿足僱貧農要求，執行中間不動的政策，而是「保留地主，遷就富農，侵犯中農，兩頭不平」。
- 七、勾搭與包庇反動地主，企圖留條「後路」，向階級敵人妥協投降。
- 八、認為「團結各階層」，將反動地主不明確的看做是階級敵人，缺少高度的階級仇恨。
- 九、不大胆放手讓僱貧農做主，不接受僱貧農意見，不傾聽僱貧農呼聲，藉口「政策」，束縛羣衆。

十、不給僱貧農撐腰，對僱貧農合法合理要求，不予以有力支持；對反動地主的報復，復田、倒租、倒田，熟視無睹，和平共居。

十一、舊的「合法觀點」：將反動地主從僱貧農手中剝削掠奪去的財產，認為是地主的「產糧」、「財產」。

十二、懷疑黨的土地政策，對羣衆的行動認為「太左」。

(三)

涇潼縣區幹部，檢查在復查中暴露的不正確的思想作風，以迎接更深入的農民大翻身運動。縣委首先聯系七、八月份的復查方針路線作了詳盡的檢查，縣書江濤同志綜合縣委的意見說：「我們在口頭上，文件上雖屢次說相信羣衆，大膽放手發動羣衆，但實際行動却没有完全做到的。譬如說，復查依靠誰的問題，在我們思想上總「重視」現有幹部，認為沒有外力去幫助領導，羣衆是發動不起來的。在打垮封建勢力方面：我們願意在大塊解放區內行得通的方針路線在敵後是不是行得通？會不會樹敵過多？會不會遭受敵人更殘暴的鎮壓？所以，在縣委的指示及談話中屢次提到「策略」，總希望羣衆「策略」一點。」江濤同志又進一步分析它的來源，他認為：「一、因為我們是在抗日戰爭減租減息中生長起來的，沒有經過更深入的羣衆攻敵，對農民的貧窮與痛苦體驗不夠，也無法深刻了解他們的迫切要求，站在正確的立場上，為他們的徹底翻身而努力。」二、由於我們是大部分學生出身，只憑報紙上書本上搬教條，沒有深入羣衆，面向實際，精細的「調研」。江濤同志還很虛心的要求各區同志多多批評。接着，在小組會上各區同志亦均聯系工作，勇敢的揭露自己的錯誤，陳錦笙同志說：「大顧莊羣衆清算幹部的封建家屬，區委中引起了爭論，最後我只批評了雙方，沒有做出明確的結論，這就說明了我對農民徹底翻身撐腰的立場是不

够穩的。處理幹部問題重感情，無原則的愛護幹部，猶豫不果斷。」趙鼎同志說：「陶家莊農民分配土地，要求『倒寶塔式』（即貧農最多，中農次之，富農地主更次之）我們做是這樣做了，但說出去還怕人家說『兩頭平』不平了！」梁偉抗同志說：「熱墩羣衆清算浮財，我怕『違反政策』，對農民說：『現在主要解決土地問題』，農民被我一說就不響了，後來我在塘兒大會上又表明態度，幾個塘兒都高興得跳起來說：『過去我們就怕幹部說違反政策，現在由我們揪就透氣了！』其他同志亦都作了有系統的檢查。之後，縣委總結，江濤同志很興奮的說：『這是一小小的整風，是我們渣黨提高一步的一個環節。如果沒有健全的模實深入的思想作風，與相信羣衆的觀點，做好複查是不可能的。這對每個同志說，都是一個嚴重的考驗。』他又鄭重地指出目前思想作風中的一種主要偏向：一、右傾思想，具體表現在不信任塘兒，依靠自己解決問題，對打垮封建勢力滿足僱貧農要求不够堅決，如稻麥青、浮財等都未深追；部份幹部已成羣衆頭上的石頭，未堅決讓羣衆處理，有些同志甚至同情地主的假哭窮。二、官僚主義，脫離羣衆的作風，高高在上，不深入團結羣衆，了解羣情，負責同志未深入一點，創造經驗；怕苦、怕髒，不鑽細舍子。三、自由主義，不研究問題，工作疲疲塌塌。江濤同志最後又諄諄告誡：『我們要正視錯誤，傾聽羣衆的意見，來虛心檢查自己，嚴格我們的組織生活，從縣委起自上而下的來克服上述三種偏向，有分歧的堅決展開思想鬥爭，直到他心悅誠服。』

(四)

沭陽縣委書記徐禹民同志帶頭檢討：（一）認為邊區不能複查，未能將發動羣衆與對敵鬥爭聯系，使邊區鬥爭患『貧血症』，幹部孤軍奮鬥，未把廣大僱貧農力量變成鬥爭動力；（二）在過去發動羣衆鬥爭時，憐恤地主，寫過幾次信叫下級多了解，表現右傾思想，而自己又出身地主。

不習慣與穿破衣羣衆接近。灌雲縣書委薛鈞同志進行個人檢討。(一)土改時顧慮母親一向勤勞起家一文如命，自己情緒有點波動，疑竇叢生思想本質；(二)對土改政策認識與執行上認為不動地主淨財，怕地主無法生活，又以爲做了富農會削弱社會基礎，強調歸寡孤獨保留地主生活，對佃農多留到中農水平，使僱貧農無法得足土地；(三)自己出身地主沒有深刻體驗僱貧農幾千年的被剝削痛苦，思想上麻痺糊塗，缺乏階級感情。泗沭縣委書記胡叔度同志代表縣委檢討土改政策的認識與掌握。(一)強調照顧地主、富農、抗烈屬生活，當時有人提出：僱貧農得不足土地怎麼辦？縣委只強調這是上級黨決定，未根據本縣情況研究出解決辦法，也未向上級提過意見；(二)土改時，怕羣衆「過火」不放手，王集區羣衆要分地主根食，縣委指示只能個別提，仍要防止「過火」，以致羣衆與地主不能撕破而皮鬥爭了。(三)今春土複，單純攪民主複討，但未使幹部團結羣衆目的，爲澈底打垮封建勢力，滿足貧僱農土地要求，使工作不走彎路。接着王縣長進行個人示範檢討，反省自己富農出身五口人，留十四畝田，比僱貧農水平二畝二分多三畝，思想上認爲開明地主要多留，怕「過火」了會逃亡，決心今後保證拿出多餘土地果實和農具給羣衆平分，並在鄉民大會承認錯誤。

葉挺縣在複社動員大會上，當每個同志檢查思想時，大家都感覺到目前有不少地方幹部，都歡喜裝得很洋氣，尤其是黨羣工作同志也穿軍裝、戴軍帽、穿涼鞋等，甚至許多本來老老實實的農民幹部也都相習成風，形成脫離羣衆的現象。爲此，縣委特號召所有黨羣工作幹部「脫下軍裝」，「生活式樣一律羣衆化」。此次區書聯席會上又進一步貫徹，縣書會鳴、副縣書夏達同志首先帶頭，堅決改裝，住房子亦住到赤貧農家裏去。戴星明、唐堯等同志均當即響應，各區區書，也願意學習王元壽同志的精神。

永遠斬斷地主尾巴

(一)

冠潔

濱北地委組織科長崔華景同志，最近要結婚，家裏給他送來了三千塊錢，一床綢被面和一塊毛質衣料，他的家庭是藏馬縣知名的地主「長春堂」，現在還保有相當財產，他想：反正是地主的東西用就用了吧，於是他便化了五百五十元。

地委發出了「減封建勢力的指示後，他深刻的認識了地主的，一切都是農民的血汗，應該無條件歸還農民，即便是自己家庭的東西也不該私取一分一文，他又回黨起參加革命的八、九年，無時不在為農民的翻身而絞腦汁，他經常離家七十里而不會回家看看，因為他怕助長了地主的聲威，打擊了農民的情緒，他的哥哥、姐姐都會來看過他，又要給他找個老婆，又要勸他回家享福……但都被他嚴辭拒絕了，可是現在為什麼又要化家裏的錢呢？這不會增加農民的懷疑嗎？這不會腐蝕自己的覺悟嗎？——於是，他苦惱起來了，兩三天總是浸陷在懺悔的沉默中，在地委開會時，他終於寫給了他莊農會一封信，連同東西一塊托藏馬民運部長帶給農會，他的信上寫道：「小崔家莊農會同志們……我離開家那時還小，已經是八九年了，恐怕你們都不認識我，今天我還要寫信向你們檢討一件事，我先問你們：我是「長春堂」的兒子嗎？不是！」「長春堂」是一窩噶血鬼！我却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從來都是為農民辦事，我是農會的兒子……，可是因為我不小心犯了罪，去年我的哥哥來看我，那時我不知道他是二青團，但是我知道他是替地主來探聽消息的，所以我很謹慎，農會的事一字不向他暴露，臨走時他向我要路條，我一時的疏忽，便答應了

他，這是我立場不穩的表現……前幾天家裏給我捎來了三千元，和一個被面，一塊毛氈布，我收下了，還化了五百五十元，後來我越想越不對，「長春堂」的東西那裏來的呢？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你們的血汗！「長春堂」的一切都應由你們沒收，歸你們大家，他送給我是要收買我，我留下了，是犯了罪，現在把二千四百五十元，和兩塊布都交給你們，並希望你們給我提出批評或處分……」

(一一)

成平

我出身在一個二十七畝半田的小地主家庭內，父親還開一月小店，封建勢力達兩個完整的村。我是慣養的獨生子，十歲開始讀書，一直到二十一歲，父親死後，我就參加了革命。雖然經過五年來的鍛鍊和革命的教養，但非無產階級的意識還很濃厚；對革命的認識，主要是爲書本真理所感化，與熱情的鼓舞。但在生活行動上，接近的總是中上層多，不願意接近勞苦大眾，住高房瓦屋，不肯住小茅棚，因此對僱貧農受壓迫剝削的實際痛苦體味得很差，對地主的仇恨心更是糊里糊塗的。

去夏土改時，我在勝利鄉工作，以領導地位自居，坐在屋裏訂計劃，動動嘴，叫叫人，從沒有深入到那一戶調查過。在一個鬥爭評理會上，三百多農民向地主葛壽圖清算，葛一搖二擺的在台上強辯，農民們憤怒的要他脫下長衫，當時被我阻止了，因爲葛是我的同學，交情又不錯，只要拿出他的田就算了。要他當場脫衣不是太難爲情了嗎？只圖替地主顧面皮，對他平素對農民的壓榨情景就不放在心上了。

與這同時，乘村一百多農民要到地主王幹家去吃一頓。我藉口「是封建勢力鼓勵」強行阻止了，因爲王幹和我感情好，時常到他家大廳上去坐坐，每去一次總要大吃一餐，吃人家的嘴饅，

因此，就對農民潑一下子冷水。

我雖不常回家，但總認為沒勞動力能讓他們不勞而獲的過下去才好，廿三畝田，（土改前二年被我賣去一塊。）四口子，老婆肚子內急急要養了，我就算五口子，留了十五畝，讓出八畝。留下的是靠堆有草的田，讓出的是莊北次一等的滑頭子。上次複查時，莊上要我讓出三間屋來，在大巷口的刷黃上寫着：「成平獻屋三間，」我一看就說道：「是誰叫我獻的呀？這個『獻』字用不得，要末改個『拿』字。我這個側面的甄張子打過去：莊上人聽到不拿我的屋了，我的屋沒有拿得成，其他人家也沒有拿得成，因為一個看一個。那時的片面想法是「無勞動力的幹屬，不該照顧些嗎？留給他們賣賣生活吧！」

這次又複查了。區內召開了兩千人以上僱貧農大會，我的四周是僱貧農，接近的也是僱貧農，在訴苦的進程中，夏寶明父親爲了欠地主劉開慶二十五元「上莊」，被逼懸樑自盡，接任一場官司，人財兩空，祇有賣身求活。張成言借了管大家三百六十塊錢，一年被滾去所有的三十五畝田，還找上一部風車，自己變成赤手空拳的流浪者。王徐氏窮得沒得帳子，連缸都沒得。蚊子咬得不能過，抱着未滿週的小孩蹲到河內去，時間大了，人萎了，打了個悶心，手一鬆把小孩溺死了……苦水像長江內怒潮一陣陣送來，嗚嗚咽咽的哭聲也時起時伏，我的良心發現了，我的淚水禁不住奪出了眼眶，我咒罵自己狼心狗肺，回想過去種種真是大逆不道，我對不起黨對我的五年教養，我要深深懺悔，我對不起勞苦的無產階級，我要跪地向僱貧農求饒寬恕。

看看自己，比比貧農，王懷九只有一托長個舍子，一個破鍋三個巴子筮，一張條蓆，二畝鬼不來死的田，夏天一條破褲頭，冬天一套千補襖萬納褲，如此而已。我呢？單結婚的老婆賠嫁，就要抵他全部家當的十倍。

我憤恨我的家庭，這個勞苦大眾的血汗結晶品——封建遺產，是我最大的恥辱，我要把他一脚踢個離核桃，徹頭徹尾的把田地房屋浮財傢具全部交給僱貧農清償債務。

我的十年書是僱貧農把我唸的，我吃的是僱貧農的，穿的是僱貧農的，我的骨頭皮同肉總是僱貧農的，我是僱貧農養大的，我不能忘本，我要決心做僱貧農的忠臣孝子。地主！這個萬惡的臭東西，再在它門上走一趟就是沒血色，頑固不靈的地主親戚，要向他絕交，讓我來洗把澡翻個身，緊緊的拉起僱貧農兄弟們的手，向吃人的魔王作鬥爭，盡自己所有一切力量，為無產階級、為僱貧農兄弟們澈底大翻身努力奮鬥到底。

（蘇北日報）

（三）

陳作籤

我家在郝渠區，家裏是一頃多畝田的地主，一九四三年參加工作，現任嘉樹區區長職，由於我是地主家庭出身，從小至大未得絲毫體驗到僱貧農所受到的壓迫與剝削的痛苦，所謂「飽漢不知餓漢飢」，雖然參加了革命，很多事實仍拖着地主尾巴，自己當區長却替地主的父親找個「防空洞」，維持其統治地位。從這裏說明個人利益是超過黨與僱貧農利益的，這次大會給我很深刻的認識以前的錯誤，大會上的僱貧農同志們幫助了我，教育了我，改造了我，更值得我向僱貧農同志們學習並感謝你們。

在去年黨號召土改時，當時我突然聽到這個消息，就隨即寫了信回去，告訴地主父親，趕快將田完全賣光，賣幾個錢吃吃喝喝算了，省得便宜他人。後來看勢頭不順，便同父親商量，當時他說找好戶下獻給他吧：（這個意思就是說明自己可以統治得住的羣衆）而我則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除獻的以外，留了好田，近田，在好田有一塊比較遠些，我又動員佃戶，他將靠近屋後的田換下了四畝。在放手發動羣衆時雖然在形式上進行了鬥爭算賬，但在未清算以前鄉內幹部們就

登門打招呼，在運動後，凡在會上提過意見的羣衆，於夜半都到我父親面前道歉：「大爹爹！對不起你儂，你儂家錢大先生，在民主黨區長，鬥的話也不像個話啦！」更可以看出在運動以前，自己未能去支持羣衆，要羣衆大膽的起來鬥爭。從以上情形檢查起來，自己的階級認識是模糊的，拖着漫長的地主尾巴。還不能放棄私人利益，完全去服從革命，仍維護着家庭的統治地位。去年羣衆運動，我在嘉樹工作時，楊樓羣衆起來鬥爭封建地主楊百川，羣衆真是熱火朝天，紛紛訴苦，我就出面談人情，楊即請我吃六大碗，將我弄得昏昏然。羣衆見了說：「區長同楊百川多好呀，我們不鬥了！」又一次在巴里溝鬥頑保長李鳳信時，羣衆最後討論他拿出糧食還給羣衆，幹部就包庇，認爲他在政府幹過糧管員，算什麼糧食呀，羣衆當即起來反對，我不但不支持，反而大發脾氣，羣衆就反映認爲「官官相護」。噫！我是地主家庭出身，正如「蟬壳尚未完全脫光」，「生鉄尚未煉成鋼」，近來我的父親和家庭都反動了，家族中亦大部反動了。在去年漣水保衛戰時，反動的父親陳月香已逃往江南杭州大特工陳文正處，有幾個叔叔哥哥更反動了，如陳作驥在國民黨交警總隊幹什麼中隊長，作驥在七十四師幹工兵營副，漣水戰鬥驕驕會回來過，前天還接到他們「爭取」我的信（此信老早交縣委了）。從我弟兄等反動行動上看，更證明了我以前對他（陳月香）的看法：認爲他是個老迷莊子吧！當真就會丟掉他的獨生子嗎？他一定會相信他兒子的事業吧？反動總是反動，他乾脆的丟掉兒子嗎？在此次大會前我對他尚有幻想，還希望他回來，馬馬虎虎算了，仍然是姑息他，認不清他同我同我們羣衆已經是站在勢不兩立反動的那邊去了，從今天洗臉擦背以後，使我恍然大悟，自己雖然投入了光明一面，往往會拖下了狐狸尾巴，但羣衆是看得清楚的。更回憶到以前在土改中他（陳月香）活動了他兒子的心，玩弄他的地主花樣，以自己父子關係家庭關係纏繞了革命兒子的心，迷惑了兒子的心弦，現在他毅然決然的

反動了，促使我心內的怒火，在澎湃了！沸騰了三萬六千個毛孔，在排泄着骯髒的東西，根根的硬骨頭在緊張，恨不得一口把他吃掉，我在大會狂了！瘋了！要我家鄉貧僱農們，同志們，及我本人，捉到他公審他，更慎重的聲明我與陳月香脫離父子關係，從此不向他喊父親了，此次複查要將陳月香的舊賬浮財算清楚了！再不讓他保留封建殘餘，刨掉他地主老根，從此我本人斬斷了地主的尾巴！在我處於地主的家庭家族反動的環境中，不是共產黨，不是羣衆把我挽救出來，我將如何？所以我希望地主富農出身的同志們，該應勇敢的乾脆的斬斷掉地主尾巴，克服富農路線，投到羣衆的懷抱內來吧！

（蘇北日報）

729

215

05

1

KBC
G
64